

● 燕赵文学创作丛书

龚富忠 主编

华龄出版社

# 谁是被告

孟翔聚 著



## 目 录

---

谁是被告.....	( 1 )
不寻常的夏天.....	( 43 )
春风杨柳.....	(106 )
黄台桃李.....	(128 )
天使.....	(138 )
画家孙竹篱.....	(151 )
精气神.....	(160 )
京东第一会.....	(165 )
山寨奇葩.....	(169 )
正气歌.....	(173 )
残疾人的绿地.....	(178 )
冷世界火热情.....	(185 )
绿色长城在崛起.....	(190 )
京东板栗.....	(198 )

# 谁是被告……

(电视文学剧本)

## 序　　幕

燕山市。

鳞次栉比的楼群，纵横交错的公路。

晨光中，显现出一座鸭蛋青色的四层大楼，楼正中，镶嵌着一枚巨大鲜红的国徽，正厅门旁，“燕山市人民检察院”的牌匾格外醒目。

检察院大门口，三三两两的人民检察官出出进进……

主题歌声起——

头顶金黄的国徽，  
显得那么庄重，  
肩扛五星红旗，

又是那么神圣，  
豆绿的服装平易近人  
炯炯的目光真假分明。  
跋山涉水，匡扶正义；  
下海闻滩，平反冤情。  
法律监督——光荣的职责，  
司法检察——伟大的使命。  
啊，人民检察官，  
让人们安居乐业，  
让改革顺利进行……

随着歌声，一辆警车驶出检察院大门，奔驰在笔直的市区公路上。警车由远而近，飞一般朝镜头冲来：推出片名——

### 上 集

(1) 秋。燕山市劳教所院外。  
晨靄中，隐隐现出高耸的大墙。  
门口，警卫持枪肃立。  
警车在门口戛然而止。  
警卫上前验证：(警礼)“检察长，请。”  
警车驶进大门。

(2)劳教所院内。

急促的钟声，划破了晨的寂静。

从高窗外俯看，远远只见操场上已整齐排列好劳教人员的队列。训戒声，报数声此起彼伏。

近景。

管教干部：“杨大力”，“到！”

“李 锋”，“到！”

“吴东海”，“到！”

点名在继续……

管教干部：“今天的任务和昨天一样，继续搬石头，砸石块。要服从管教，不准偷懒、打闹。各班带走。”

“一班，立正——向后转，齐步走！”

“二班，立正——向后转，齐步走！”

重叠的口令声：“一二一！一二一！……”

劳教队伍整齐的脚步。

大门一道道敞开。

队伍朝门口跑去。

管教干部：“三班吴东海，出列！”

队列中的吴东海停止脚步，疑惑地转过身望着管教干部。

管教干部：“你留一下。”

吴东海：（上前几步立正站好）“是。”

(3)二楼所长室。

## 谁是被告

---

检察长和所长以及驻所检察员张少山正凭窗而望。

检察长：“他就是吴东海？”

张少山：“没错，检察长。鉴于他的立功表现，所里特批准他两天探亲假。”

检察长：“我就是专为他的案子来的。”

所长：“那——我马上叫人通知他，假期暂时取消。”

检察长：“不。这两天假期，对他来说太珍贵了。”

### (4) 劳教所院内。

管教干部：“明天晚上八点必须归队，逾期不到按所规处理。明白吗？”

吴东海：“是。”

管教干部：（温和地）“去吧，收拾一下。”

### (5) 劳教所门外。

吴东海走出大门口。他抬起头，尽管初升的太阳令他目眩，他贪婪地望着眼前的一切：明朗的天空，自由自在的人们……他重又感受到那久已消失的松弛感。

“光当！”一声关铁门的声响把他惊醒，望着身后的劳教所，他沉重地呼了一口气……

### (6) 公共汽车站。

吴东海在等汽车。

汽车开来，人们蜂涌而上。

一小伙与一姑娘争相上车，突然——

姑娘：（大叫地）“你挤我干啥？！”

小伙：“嘿，怕挤，坐皇冠去！”

姑娘：“你——臭流氓！”

小伙：“你骂谁？”

姑娘：“骂你，臭流氓，臭流氓！”

将要挤上车的吴东海听到骂声，一时呆住了，他的耳旁响起了另一个女人的骂声……

（7）凌小柳家（闪回）

吴东海用手堵着凌小柳的嘴，凌小柳挣扎着。

凌小柳：“抓流氓！抓流氓！……”

吴东海惊慌失措的面孔。

（8）公共汽车站。

吴东海陷入回忆之中，愤怒扭曲的脸。

售票员：“喂！上不上车？——哎，说你呢！”

吴东海从愣怔中醒来。

吴东海：“啊？……哦，对不起。”（慌忙蹬上车去）

汽车开动。

吴东海望着窗外——绿油油的庄稼，欢声笑语的人们……

（9）虾场，秋。

绿油油的庄稼化作蔚兰色的大海。

对虾养殖场的收获季节。

吴东海正带领职工打捞对虾。

活蹦乱跳的虾从网中倒出。

“吴场长！——吴场长！……”

职工们围拢在吴东海周围，肥硕的对虾在他们脚下腾跃。

(10) 汽车上。

吴东海在沉思。

猛地，汽车一个颠簸，拐入乡间小路。

(11) 劳教所办公室。

“感化教育，造就新人”的标语格外醒目。

检察长正在主持会议。

检察长：“我们审阅了吴东海的全部案卷和申诉书，对群众来信和有关方面反映做了初步调查。就其情节而言，吴东海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，本该判为刑事犯罪，而不应作劳教处理。看来，公安局的同志们对此案是非常慎重的。”

张少山：“尽管吴强奸的证据明显不足，但女方至今一口咬定。在缺少有力佐证的情况下，这样处理显然是不得已而求次之。”

检察长：“这是我们复查此案最初的基因。经检察委员会研究，决定对吴东海一案进行复查，今天我们到这里来，

是想了解一下吴东海在劳教期间的表现，特别是8月16日的那起事件。”

所长：“虽说吴东海对他的处理一直不服，几次申诉，但他在这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至于8月16日的事件，小方同志最清楚。”

小方：“那天夜里，我正在电话室值班……”

(12) 劳教所，雨夜。（回忆）

浓云滚滚，雷电交加。电话员小方正在值班。

一声炸雷，劳教所的灯光骤然熄灭，到处一片漆黑。

一个黑影猫儿般贴近大墙，欲攀墙而逃。

恰逢电话员小方走出查看，她一把抓住逃跑者：“站住！”

话音未落，便被逃跑者击倒。

这时，又一黑影扑来，与逃跑者扭打在一起。闪电中，可以看清后者是吴东海。

此刻，灯光大亮。干警们跑来将逃跑者抓获。

小方：（向吴东海伸过手去）“你叫什么名字？谢谢，谢谢你。”

吴东海望着小方伸过来的手，突然怔住，又惶惶不安地离去。

(13) 劳教所会议室。

小方：“当时，我真不明白，他是立了功的。可为啥突

## 谁是被告——

然那么惊惶地看着我，象是受了啥刺激。”

检察长：“少山，吴东海申诉中谈到的那封信，有着落吗？”

张少山：“凌小柳还是矢口否认。”

检察长沉思的脸。

### (14) 吴东海家。

吴妻正在给儿子上药，儿子小宝疼得直哭。

吴妻：“哭 哪？没出 息，不好好上学，谁让你 打 架的？”

小宝：“他们，他们骂我爸是，是流氓……呜呜……”

吴妻：（为儿子抹去泪水）“好孩子，别哭，你爸他不是……等问题查清，你爸回家来，看他们还敢放屁！”

早就来到门前的吴东海，听到这一切，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，他再也迈不开双脚，默默地立在门口。

小宝：（突然发现了爸爸）“爸爸——”（扑向吴）。

吴妻：（惊喜地）“你，你出来了？”

吴东海无言地望着妻子，点了点头。

吴妻：“快进来！上回我去。就听说你立了功，申诉书也递上去了，可没承想这么快就平反了。我就知道，政府不会冤枉咱。”

吴东海：“没，没平反。只是回来，看看你和孩子。”

吴妻：“啥？！”

吴东海：“所里，给了两天假。”

吴妻（一时怔怔地望着吴东海，突然，嚎啕大哭起来）：“啊啊……那个不要脸的骚娘们儿，她不得好死呵……啊呵……”

（15）海边。

沙滩上一条长长的脚印。

顺着脚印望去，吴东海在海滩蹒跚独行。

远远地，从养殖场传来劳动的喧闹声。吴东海情不自禁快走几步，又猛地收住脚，久久地朝养殖场望着。耳旁的波涛声撞击着他的心，他的眼角湿润了……

（16）养殖场（回忆）

海涛声化作热烈的掌声。

主持人：“下面，宣布投标结果。经过几番竞争，淘汰，吴东海以百分之七的优势高于原养殖场场长刘玉枫。从今天起，吴东海就是新任场长了，大家鼓掌！”

吴东海（兴奋的神态。继而，对身旁的刘玉枫）：“刘老兄，往后，还得劳你多指点。”

刘玉枫：“没说的，咱哥俩……”

主持人：“大家欢迎吴场长讲话！”

吴东海：（信心十足地）“我吴东海有福气，赶上这好年景，又有大伙捧场，就是豁出命，也得把养殖场办好，让大家富得流油！”

掌声。海涛声。

(17) 海边。

吴东海伫立海边，沉思良久，任波涛拍打双脚。

这时，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吴东海？！”

吴东海转过头，见刘玉枫正惊讶地望着他。

刘玉枫：“你，你出来了？”

吴东海：“给了两天假，想看看养殖场……”

刘玉枫：“噢。——哎，站这么远看个啥？走，到养殖场去。”

吴东海：“我——？”

刘玉枫：“走吧，咱哥俩唠唠。”

(18) 场长室。

刘玉枫：“当初你犯了事儿，我真不敢相信，你咋就——好好好，不提这个。这不，上边又赶鸭子上架，让我当了场长，难哪！（见吴东海正聚精会神地翻看着日历）噢，这还是你的日历。”

吴东海：（念着日历上写的一句民谚）“春风百日雨……，老刘，据我这个记录，最近，可能会有场大雨。”

刘玉枫：“你呀，就那么实心眼儿！唉，听说，你在里边表现不错，我真盼着你快点出来呀！”

吴东海：“我的申诉书检察院已经受理了。”

刘玉枫：“噢。那好，那好……”

这时，一职工走入。

职工：“刘场长，大丰公司催那笔款子了。”

刘玉枫：（若有所思地望着吴东海）……

职工：“人家说，钱不到手不回去。”

刘玉枫：“你先去吧，这不是老场长回来了嘛！”

职工：（注意到吴东海）“吴，吴，吴场长！”

（19）养殖场。

凌小柳扛筐走来，吴妻挡在路中。

凌小柳见是吴妻，欲绕道而走，吴妻又上前挡住去路：“凌小柳！”

凌小柳：“你——让我过去。”

吴妻：“让你过去？你让我们过去了吗？你这个骚娘们儿！（上前一把抓住凌小柳）你说，你到底安的啥心？”

凌小柳：“我——”

二人扭打在一起。

人们闻声赶来。

凌小柳与吴妻撕打。

吴东海一把拽过妻子。

吴妻：（发疯般地）“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跟她拼了！”

吴东海：（双手扳住妻子，沉重地）“小宝他妈，我只回来两天，别再惹事了。（扭过头，冷冷地望着凌小柳，一字一句地）人凭良心树凭根，你凭啥害巴我？凭啥？！”

吴妻：（冲着凌小柳）“你说，你说呀（突然，她扑通一

## 谁是被告

声给凌小柳跪下了)我求求你,就是死,也让我们死个明白!”(大声地恸哭着)

凌小柳心灵受到震颤,呆滞的目光直直地瞪着站在人群中的刘玉枫。

刘玉枫(稍顿):“干活去!都干活去!”

(20) 虾场。

人们正在吃午饭。

工人甲:“唉,刚才那场架,真叫人犯琢磨,你们说,吴场长真会是那号人?”

工人乙:“放屁!也他妈邪了,一出这种事儿,就把责任搁在男人头上,谁知他妈的咋回事儿?”

工人丙:“咋回事儿?按说我不相信,可那天我看见了,吴场长那个狼狈相儿……”

工人乙:“凭吴场长为人,你就说出大天来,我也不信!”

工人丁:“反正我就知道,咱养殖场有今天,还不是吴场长带的头?为了养殖场他命都快搭上了。”

(21) 凌小柳家。

凌小柳两眼直愣愣地坐在镜前。

耳旁响起吴东海画外音:“人凭良心树凭根,你凭啥要害我?凭啥?……”

吴妻画外音:“我求你了,就是死,也得让我们死个明

白！……”

凌小柳慢慢地拿过镜框：结婚照上，唐江正笑微微地望着她。

(22) 吴东海家。(傍晚)

吴妻正在为吴东海收拾衣物。

小宝：“爸，我不让你走，不让你走嘛！”

吴东海动情地一把接过儿子。

吴妻心酸地望着父子俩。

这时，突然窗子“砰”的响了一声。

吴妻：“谁？”

吴东海出门观看，只见后窗被风吹得乱撞着，一张纸条压在窗台上。他拾起纸条拆看。

纸条上写着：“那张纸条在唐江手里，他在岭南建筑队。”

吴东海看罢，惊疑地思索着。

(23) 劳教所审讯室。(回忆)

吴东海苦闷地坐在检察长对面。

检察长：“凌小柳写给你的求奸信，如果属实，当然能证明你的无辜和她对你的诬陷。现在，关键是需要把它拿到手！”

吴东海：“……？”

(24) 吴东海家。(晚)

## 谁是被告

吴东海：“……对，去找唐江，马上去找唐江！”

吴妻：“找唐江？你疯了？”

吴东海递过纸条。

吴妻：（看罢纸条）“谁送来的？”

吴东海：“不知道。反正是知情者。”

吴妻：“你得让公安局找他要。”

吴东海：“唐江要是想交，早就交了，还会等到现在！”

吴妻：“那——他能给你？再说，你不按时归队……。”

吴东海：“别说了！我得弄明白，我一定得弄明白！”

（冲出门去）

吴妻：“东海！”

小宝：“爸爸！”

吴妻扶着小宝，无力地倚着门框，忧郁地望着吴东海消失在昏暮中。

刘玉枫走来。

刘玉枫：“东海在家吗？”

吴妻：“老刘……”（抽咽起来）

刘玉枫：“嗯？出啥事了？”

吴妻：“他，他走了。”

刘玉枫：“噢，回劳教所了？这哭啥。”

吴妻：“不，是……是去找那张纸条。”

刘玉枫：“噢？……”

（25）劳教所值班室。

电话铃声。

小方：“喂，是劳教所。……什么，逃跑了？……养殖场会计室也被撬了？好，我马上报告……喂，喂，你们是不是得和公安局报案……”

(26) 公路上。(夜)

警车鸣笛驶过。

车内，检察长与检察员张少山思索着。

检察长：(画外音) 为啥在决定给他复查时，要逃跑呢？

检察员张少山：(画外音) 难道这起盗窃案真是他干的？

检察长：“看来，复查更困难了……”

(27) 近海荒滩。

吴东海顺小路跑来。

远处传来急促的警笛声。

吴东海慌忙躲进庄稼地里，紧张地望着远处急驰的警车。

耳旁警笛声化作劳教所的哨声……

(28) 劳教所院内。

管教干部使劲地吹着哨子。

紧急集合的脚步。